





越志序



蘇州吳梅

字叔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  
而獨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  
公廣坐中無所不睥睨然其大要以揚挖風雅  
而已無所與他事即它客司袁公爲百穀色吾  
乃敢稍稍用他事進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  
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困以沒當是時客多  
自匿避至莫敢名爲袁公門人而獨百穀絮酒  
冒暑雨與所厚善管生者奔其喪哭之慟爲經  
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而百



穀所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爲里凡  
九百有奇得志一首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  
穀所爲志絕類應劭紀泰山封禪事而時飾以  
晉人雅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恍若漁人從桃  
源出所接薦紳先生酬應又若與延陵季子夷  
門侯生游至於山水之韶秀令潤曲爲傳寫則  
又丹青其言栩栩然有生態詩毋論所從法大  
要取獨詣婉盡人巧隋絕其於山川土風又若  
金石其色而傳之響諸學士大夫誦百穀言益  
慕好之偉說其事爲刻成帙而問序於不佞謹

云少所見多所恠以百穀一往酬袁公爲高要  
亦南州穉子常事亡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而  
已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神爽欲  
飛然余毋能爲名取而東又不能爲百穀之詩  
若文第從百穀乞二編皮之籩蔕中時抱膝一  
詠庶幾衆山皆響如宗少文云者百穀其許我  
哉

隆慶丁卯秋七月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客越志序

渤海童珮撰

客越志二卷太原王子百穀撰百穀先世由暨陽遷晉陵再徙吳郡余客吳多留梁溪梁溪之水東經暨陽入於江北逾晉陵南達吳郡於道里爲適中異時百穀嘗見予詩于山間乃來相尋由是予入吳百穀歲時往來晉陵暨陽客船木榻文章酒卮甚相昵也去年夏大雨瀰月百穀有事於故相國袁公家道出西湖渡錢塘過會稽句章其間獸蹄鳥跡盤紆第鬱蕩雲沃日

目之所觸耳之所遇咸發之以爲聲歌初相國  
未薨前一歲百穀在大學生徒中一見以爲晚  
凡有所疑難輒召問之間嘗親爲解經於門人  
坐無王生則尋爲罷去宰相於諸生禮厚如此  
蓋古之所無於是 京師人交相稱美以爲盛  
事後其薨而家復遠在吾越門生故舊稍稍散  
去獨百穀馳往哭於其家素車白馬蕭蕭千里  
延陵之劍隴西之編爲之從行當潢潦載道衣  
屨水漬人視之酸辛而不以爲勞於是人益難  
之當是時余方抱病逆旅乃日夜望其歸相與

慰勞其行無何百穀還授予此書門外雨沾沾  
猶不休几上玉光靈氣忽然自生琅玕翡翠冰  
紈夜光照耀四壁翩翩然令人輒欲飛動夫古  
之賢豪振屐名山發於聲歌者有矣求其言之  
彬彬足以名於世者蓋無幾焉卽言之彬彬足  
以名世者有矣然或托跡於山川寄興於泉石  
容與於草木禽獸求其行之昭昭足以稱美於  
人者則又無幾焉今讀其所造則若此其彬彬  
矣而其行也又若彼之昭昭矣若百穀者豈不  
謂過於古之人也乎哉雖然予獨自恠當其往



時不能與之俱行而予鄉西湖之波適蔽于飄  
風淫雨其美有不能盡見者他日當爲撰策一  
要其再過卽五六月之間蓮花滿水笙歌萬家  
紫嶂千盤白雲一抹與之並論吳郡諸山之勝  
梓彼角榑蒲於席上必當投一籌以謝余也  
隆慶改元上巳日

客越志敘

沛國朱察卿撰

客越志二卷王子百穀有事於故相袁公之喪  
往返道里所作也百穀於墳記無不摭摭而資  
性卓異鑄辭務去舊常宿儒鴻生覽其文辭每  
爲輟翰平生撰造甚富此特百穀一斑耳余嘗  
謂士鮮節義雖其文辭前無古人未足多讓百  
穀志行修飭氣頗高抗意合者傾身結交雖俠  
徒必爲之下否則王公大人前不能爲閃榆伊  
優之態以售其藝以故人亦不易交百穀故相



袁公與百穀一語便合不以公儀格之禮爲重客京師名論所歸震動遠近及袁死百穀爲之經紀其事事多人所不知今復扶病輕千里走塚次而臨其穴百穀豈翟公客哉嗟乎吳札酬徐君之知尚矣楊匡事固送魯還家胡騰師武殯歛行服作史者義之百穀砥礪節義方駕諸賢非徒以文章名世者矣友人顧君汝所暴疾死百穀亦來吊哭余益重之故爲之敘

志卷上

姬吳王穉登撰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旣從書肆買圖經載麓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爲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爲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言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日斜不及發十三日早出金昌門十五里寶帶

橋作詩寄德安令殷君二十里吳江泊垂虹亭  
下與建初對月賦詩十四日雨舟人買蓑笠早  
發二十里八尺又二十里平壑大雨夾水居人  
甚稠蝦菜魚鹽與土同價岸右長梁石甃精楚  
流水作青黛色此去鶯脰湖僅半里雨昏風逆  
竹梗不前意殊悵悵三十里王江涇千家巨市  
地產吳綾爲入越初程三十里嘉興春秋傳所  
稱槁李於越敗吳軍處河流湯湯設閘中流曰  
三清卽四十八牖之一剽俗煮海邏者夜嚴桴  
鼓四起來河軍壘尚壯往年東方有事諸樓船

將軍建旗鼓地夜泊城北門雷雨大作十五日  
嘉興南行過三塔灣見田間空桑知蠶忌已過  
家兄在石門欲就問平安命舟師飛檣行十五  
里斗門十五里皂林徐海樞時阮中丞在桐鄉  
嬰城自守宗將軍以無援戰歿於此 朝廷贈  
官官其子有司立廟戰場曰忠寬宗名禮關中  
人官遊擊將軍驍騰善戰約束部伍有古名將  
之風戲下六郡良家伙飛射虎之士能談故侯  
將畧徃徃爲之雪涕以此人知其得士心今其  
祠在水涯土人多有薦蘋藻者五里石門地饒



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  
金如丘山家兄有年亦在顧余舟中爲言路難  
憫勞良苦雨濛濛不休倉忙解維十八里泊崇  
德城外燈下焚枯魚佐酒夜雨益甚十六日稍  
霽四十五里塘迤河廣百尺隔河人聲不相聞  
星橋橫空如白虹沉沉下飲波上過塘迤水益  
濶桑益多魚亦益賤青田白鷺小船如瓜葉葉  
煙波中有濠濮間想望見吳山翠微神思翻飛  
不可復禁四十五里至杭州北新關司徒主事  
奉命權稅其地官衙壯甚設鹿柴於河中兩

鐵繩維之以譏舟楫大倍於吳中許市十七  
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僮輩  
入城僦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尚有  
餘力此雖土人猛憨亦可知客子橐中如水耳  
兜子輕如馬蹄余以畏日獨買一巾車然不若  
兜子快意從武林門入風景大畧似兩都人家  
門外悉是冬青樹憶讀杭州志云洪武都指揮  
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  
鱗鱗屋瓦盡碧畧如山家青靄人從樹裏行不  
見赤日小樓黑戶副以短扉緯蕭作垣加墁其



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慧燈不戢卽千  
家爲墟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胡粉  
傅面都作女郎妝又類青樓倚門伎小兒白雪  
推結甚多美少年蓋山川淑清生人韶秀亦如  
吳中然也邸屋在八字橋人家甚湫欲遷入吳  
山上道士觀聞霜臺爲隣遂不果買輿訪陸丈  
陸丈吳人余姻也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  
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大方伯視事堂上不容  
闌入十八日路淖乾去訪陸丈相見烏烏有安  
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如水吳山樹

色半入衙齋吏散鴉啼廳事間有雲氣真仙吏  
也問秦觀察顧杭州俱出候使者於江上未歸  
命官厨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媯然而別遂  
要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黃秀才 從錢唐門  
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髻人家斷  
處見湖色一星兩星過溜水橋湖波注其下作  
瀑布聲憇昭慶律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  
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一人登座說法雲  
水携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長者道品度  
門爲之護法四方檀越布施金錢山積大爲常

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貲重建使者  
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戎心恐亦  
小功之察也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  
寫影其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  
仞僅刻半面飾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  
舟石傍有沁雪泉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黃塵  
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侶一盪而出山巔保淑  
塔不及登緣岡被磴水竹叢叢丘丹谷翠人家  
如綦布鷄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北行二里葛嶺  
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金字遺恨

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白面生亦復英雄淚  
下朱殿半圯官爲脩葺材器苦窳粉飾目前而  
已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檜 英皇朝郡  
丞馬偉鋸檜中開下離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  
今不凋青塚一坏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  
山色者範金作獄囚三反接五木鴈行跪其前  
中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一即万侯萬煨獄  
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窓下共謀者也其軀盡爲  
遊人擊碎守祠者加扁墓門乃已墓下邂逅黥  
中吳山人知李舍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舍人



家餘姚相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開美汎愛文采  
翩翩在都下與余交善聞其來喜甚從孤山造  
其門方有貴游呵聲出松間清吹金奏湖波麻  
沸僮輩辟易莫敢問入謁四賢祠四賢爲唐李  
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  
逋三人皆刺杭州有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俎  
豆其間信纓綬之不足貴也山之陰卽處士墓  
野梅數株偃其傍近土皆乾不知有酌椒漿否  
北爲放鶴亭俗子酣嘯其中緬想在陰之聲低  
回久之而出踏歌蘇堤上桃葉柳絲存者無幾

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燦爛香氣十里皆豪家所  
據近柱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闔  
著爲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殊寂寂無可  
觀余意不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  
人庶幾兩利或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恠  
也遊船大小皆黑猶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  
客餘皆野渡自橫觀察戒嚴人莫敢犯或官令  
張弛稍稍携壺間出而笙簧粉墨非復當時之  
舊矣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問逆旅主人知秦  
觀察書來約余明日晚當過邸中是夕篝燈撰



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  
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  
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相國門生薊門同  
遊也余既心豔藕花又欲見余君商畧相國文  
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湧金門  
西過青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田  
可人隔湖望昨日遊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  
先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  
家丘壠烏塚白楊秋氣瑟瑟居傍臨湖藕花四  
匝木葉露下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宇

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  
君座上僧出迂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  
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  
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  
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梁懸百丈龍  
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構田字殿貯五百  
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  
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廻環舛訛不  
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聞  
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還旅舍岸



憤覓高枕而顧杭州真叔已在門清官瘦馬有  
古老叅軍風氣爲言小官之難束帶負弩頭鬚  
爲白就邀余及建初過飲解中小屋新麗丹粉  
光明炊黍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加飡皆捐  
五斗所爲也秦觀察來顧余不值而去是夕大  
風木落如秋星辰半在霧氣中中夜雨作二十  
日小雨如絲李家使者來相屬問其主人已在  
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未得自便買輿固  
請乃乘李家輿先訪秦觀察約日暮留余集衙  
中辭以湖上之席余獨行出錢唐門過斷橋雨

大作衣幘沾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  
湖色鴻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  
滂沱之在體也湖舩點點如黑鷗鷁隔煙歌竹  
枝聲裊裊意不知此曹誰何興復不淺故當是  
我輩人李君揖客便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  
數行揮去携壺登樓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  
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後粉面黛鬟但缺霓  
裳按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沾醉頭曹曹不能作  
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主人已俟  
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俟客去乃去余自謂以

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音  
中曲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輿  
來遂行雨收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  
誦似建初建初亦成一詩佳甚若與余對壘然  
余堅壁待之午後雨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  
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廿二日復大雨出看門  
外滔滔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杭人堂構簡畧  
瓴甌踈脫不甃瓦溝泄水地皆漫板如船既無  
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雨每  
夏秋淫潦上漏下濕水鳴床間泥淖爛熯客子

到門索屐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  
又無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未同語殊無味越  
中故心僅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歸來作東  
道主人問其姓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  
茫不識其佳嗟嗟高士負俗家丘見嗤朱輪白  
馬之子黃口未落而名耀鄉閭才一覓之三尺  
能對若夫逸民有道獨行至德雖靈珠在握而  
墻東不聞昔之人如伯鸞執春孺子磨鏡勾踐  
酒人韓康藥裹申蠡傭人君平卜肆管安皂帽  
仲宣登樓於陵灌園陸通狂歌買臣伐薪麟士



織簾書傳所載莫能盡紀凡此數子者不逢牙  
曠卽光消景滅與榴翳朽腐等焉得班班青簡  
芳香襲人士有不遇寧獨一子鳴哉雖然白龍  
魚服得水而飛羊質虎皮見豺則恐何時一見  
子鳴把臂懈勞足下良苦幸毋以彼易此也雨  
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濕淙淙在地隸人悉從泥  
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爲言州郡凡謁  
大府上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敢直立欄  
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輩不肯折腰  
真有以余命沾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

快孫前剡杭州風流縕藉無俗吏卑庸之氣種  
荷花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  
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質千  
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  
登晝游夕治公事無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  
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於當時亦  
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雨霽星皆出廿三  
日早起欲渡江顧文騎馬來邀遊吳山顧先去  
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吳山  
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罌汲者成市金

鱗於物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  
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  
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丘一壑  
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先入中興觀次至德  
觀登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  
場廟火德廟皆不入入重陽菴觀青衣泉泉出  
山下深可一尋濶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  
上睨視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潺潺作風雨聲  
龕中青衣爲髻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  
一名寶蓮由菴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光隱見

隨樹踈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太虛樓樓  
面湖廟臨江千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樓下石牌  
知孫公名孟滁州人文出其手亦琅琅可句隸  
言孫在郡時栽花彌谷錦繡被磴今悉爲茂草  
樓空野鵲來巢日方午顧丈家人送酒至云主  
人奉使者檄出郭不能來余與建初飲三茅觀  
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菴三杯而出紫  
陽隣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卽爲邏者所獲  
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瓊瓏雲氣爲碎  
攢星簇霞曲曲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餽飮華



整松檜蒙籠不用翠濕亭中塑了真人脫骨了  
號野鶴趙宋時於此羽化遼東令威可謂仙種  
不乏山至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大抵杭  
州諸山無甚勝吳門南金東箭各自爲寶吳山  
散而緩越山聚而湊行春星梁何慚六橋具區  
萬頃西湖斯下保叔插霞雷峯貫月非不表表  
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挂青漢補陀巖石  
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崕嶼水心松  
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寬中  
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

以爲困二十里蕭山縣聽潮樓甚偉日暮過剡  
溪山川映發水木清華陂深堰曲清波蕩漾數  
十里皆作碧瑠璣色新田綠漲若佛衣叅差十  
樹一村五樹一塢門扉隔竹人面半綠憶吾鄉  
義興畚畫溪長若衣帶遊者比之武陵桃源而  
此處居人意殊不覺所謂司空見慣耳吾宗子  
敬謂應接不暇良非過稱宜乎晉代名流考槃  
相望今其遺墟尚在精靈何之不知可能騎鶴  
翩翩雲中下來也四十五里山陰縣枕上過六  
十里紹興郡禹穴已成夢遊廿五日早過樊江

去紹興五十里爲會稽縣大禹巡狩諸侯防風氏王帛後至戮於此今不識專車之骨安在時朝旭初升群峯盡出嵐容如沐紫翠濯濯與建初指揮四顧隣船皆驚又八十里渡曹娥江微波鱗鱗一葦可杭然土人有鐵面之謠當是其風浪時耳西岸叢祠貌孝女其中乘潮亂流不及登問行人黃絹殘碑如奏綠琴於牛耳過曹娥爲東關驛買舟如西興三十里上虞縣因山爲城十里中壩十八里下壩灘聲下磧怒如驚濤船從枯堤而下木皮如削爲之毛髮森竦何

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欠斯亦尺短截長足補銅坑七寶龍墓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涸若夫第四第三具載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籬壁間物何足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邃棲霞靈鷲之雄虎視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丘鄧尉洞庭四飛之屬故亦未經雌黃他日與越人樗蒲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兒孤注也與建初抵掌軒渠杭人聞者皆相顧自失廿四日顧文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永昌



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唐江一名浙江秦始皇  
皇度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素  
欽水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隔水畧  
如楊子瓜渚所乏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羲和  
正升人言八月潮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鬪鳴爲  
天下潮聲第一是日風氣甚恬江流似鏡漏刻  
未移已達西興方其怒濤時雖舳舳如龍千夫  
棹歌莫可渡也西興買舟已在蕭山境上此地  
舟形如梭捲篷蝸居不可直項插一竹於船頭  
有風則帆無風則絳或擊或刺不間晝夜余甚

必瞿塘峽方知蜀道難也過壩卽姚江水才一  
線是日夏至大熱行李圖書蒸蒸若甑中仰視  
翠壁夾岸溪流如束對之心涼舊藏趙承旨重  
江疊嶂黃子久姚江曉色二圖每疑丹青過實  
今觀此景乃知良工苦心未至四十里夜半過  
餘姚舟中苦熱廿六日大熱八十里入慈谿縣  
過袁相公家堂几蕭蕭不勝國士之痛尚寶君  
多情愛客藹然綈袍之誼生事寥落門庭清寒  
田穀歲入僅數百斛不足供伏臘古書中所稱  
八百桑賢相恐不過是飯後尚寶邀遊書院由



縣門外過慈谿以漢董孝子黯得名縣在浮鰲  
山上山郭生寒海錯登市出環山門百步入袁  
公書院堂構渾朴壯而不華門臨闕湖院據闕  
峯山麓孫吳太子太傅闕澤故里山水皆闕名  
命酒坐湖山亭亭在山半書院最高處城裏城  
外山如魚鱗姚江列岫盡在窓中飛雨從東南  
來峰巒出沒頃刻數十回不覺爲之醅酹院右  
爲宋儒楊慈湖先生祠左普濟寺卽闕公香火  
院山門甚古丹青半落出寺雨作還尚寶家見  
其二仲清揚白晢並有門風具湯沐留客宿樓

上雨竟夕不止廿七日大雨袁君張燕捧日堂  
雅歌投壺極歡而罷午後雨晴出遊永明寺大  
寶山山在西門外僅僅一卷歸與袁君夜坐談  
先相國生時母夢黑龍盤床間生而墨面少名  
應龍後易今名五歲占對作驚人語賢豪長者  
莫不折節父亦自多其兒時時命見客故相國  
雖晚成然海內早已知袁家郎矣相國畏父如  
嚴君事事無敢有所與獨飲酒不禁袁氏代擅  
麪蘖至今尚寶猶以大白自負尚寶父遇弟亦  
太嚴相國爲學士直呼其名兄稍怒卽長跪謝



怒不解不起尚寶幼孤弟在遺腹皆育於相國  
相國後無子子尚寶之弟尚寶以季父叙爲今  
官爲相國服三年寢苦一室不入閨房鄧攸兄  
子之戚可謂刺心鏤骨者也廿八日別袁君欲  
入郡訪張孺穀袁君治畫船載客送至清道觀  
爲別情極依依舟人報乘潮乃行十五里小新  
壩二里大新壩二十里夜泊寧波西門寧波古  
董子國爲越東南境勾踐滅吳欲置夫差甬東  
君三百家卽其地廿九日大雨孺穀遣舟來迎  
寓客寶雲寺借香積治供具燕客別久乍見喜

極不能爲寒暄語二季徵孺君孺皆來訪又要  
余君房同集君房名寅余友沈嘉則嘗稱其人  
不爲生客席上聽孺穀談鋒如雲若對幽并健  
兒金甲貂衣面有河朔之氣信快士也淫雨不  
解旅思頓生徃徃得孺穀高言消之六月朔日  
與孺穀伯仲去謁其翁大司馬公黑頭未落尚  
可爲蒼生復起余君房來邀孺穀陪行先謁賀  
監祠賀鄞人唐太子賓客請爲黃冠師祠瞰月  
湖翠水如染猶可當一曲也坐君房樓上包叅  
軍庸之來與同飯聞其家江樓絕勝出東門渡

江過其家樓名碧岑僅可容數胡床下俯三江  
盪胸決皆有無窮之想恨不能歌野鷹來覩此  
寂寂令江山笑人檻外龍宅明月時弄珠出波  
面光恠射城中又每歲石首來時帆檣蔽日層  
旗疊鼓而過皆稱偉觀日暮尚書公招燕同集  
者包叅軍李山人尚書器度凝立如青壁巉巖  
好文下士有古大臣之風評詩騷賦一發破鵠  
談東湖之勝留余遊甚堅然余病懷惓惓心已  
在金昌亭子下矣初二日在床上尚書贈詩來  
枕邊讀之躍然起余亦作一篇贈公公和余詩

甚速而思更益藻爲之驚心毛正郎來顧問吾  
友張幼于杜子庸二太學近况未幾尚書公亦  
來顧午後與建初孺穀同赴包叅軍燕君房已  
先在樓中憑闌看余輩渡江叅軍出所藏古銅  
玉器示客雖無取充初而一一皆可欣賞孺穀  
指樓下桃花渡爲永樂中太監三寶奴出西  
洋處海舟征倭時斫入水不可出益數十人泅  
出之復有一斫大如牛相挽而上上鑄三寶名  
憶吾家六世祖陰陽公以星占從大監行過其  
故蹟爲之停杯而歎初三日天溽暑浮屠石礎



皆濕孺穀與張山人平叔來邀遊東湖出靈橋  
門過浮橋小顛補陀寺寺外有石浮圖七殿中  
白衣觀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  
入後殿庸之君房建初已先在午齋僧寮齋後  
登舟舟凡三一大二小大以載客小以載酒及  
僮子輩明州海濱澤國亂流爭趨其治水之法  
因形創制紛紛別名鑿而瀦之曰陂疏而導之  
曰渠障而高之曰堰隄而石之曰礮樞而運舟  
曰壩以時停決曰閘方舟連絡車徒並濟曰浮  
橋是行三十里過一礮一浮橋二堰而後達茂

嶼山房尚書公別業也門左琴山上有步虛亭  
坐久之孺穀邀入後圃寒澗在門梁石而渡小  
山幽靚花木娟娟亭曰品山沈嘉則所命名也  
園公言數日前虎來踞亭中客俱恐入山房看  
門前白蓮初開香氣中人酒皆醒是夜宿山房  
雨大作孺穀訂客明日雖大風雨必遊湖初四  
日朝餐後發舟先至莫枝堰留大舟於堰上以  
二小舟過湖東行湖名東錢又曰萬金山昏水  
亂濃丹淺碧不知凡幾十重余心已默賞孺穀  
在中流問此何如西湖余故謂東施效顰耳孺

穀大呵不肯下諸君相顧絕倒青鸞大如鶴群  
翔碧濠間烏鳳鵲身黃味黑光如漆皆吳中所  
無余心異之不爲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  
孺穀揶揄我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叅軍指前  
堰人家喬木重重皆史氏史出宋丞相彌遠彌  
遠援立理宗權寵震代由父浩以降蟬聯黃閣  
者五世其三世皆生封王墳墓悉在湖中雲仍  
至今稱鼎族家家有珍木麗石皆平泉遺物也  
泊舟登霞嶼嶼在湖心四面皆斷中有補陀洞  
天史丞相時大母葉夫人目盲欲浮海叅大士

史虞涉險鑿此洞侍葉來遊給云補陀因以爲  
名洞深百步前後通行寺屋盡傾惟一有髮僧  
在飲酒數杯而下問大慈路久之乃得艤舟雨  
大作流泉橫道僮子皆有難色余攝衣自持一  
蓋袖中皆作泉聲道傍石表離立問皆史氏殘  
塚行三里至大慈過史丞相墓墓前穹碑斷裂  
雨甚不可讀冒雨入墓門松關再折始見華表  
作石筍形湖石爲跌色深紫石馬繡鞍繁纓昂  
首欲嘶又上小屋庠暗龕像梁間凡四浩彌遠  
父子婦姑也像才二尺冕旒雉衣尚具王者威



儀木主數十錯其中不能一一問葬地半畝石  
垣四圍不廣而堅石將軍二石翁仲二雕刻如  
絲皆非今制可及宋栢二人圍之不盡沉沉半  
黑石爲闕門樹生其上拱矣雙塚相並衛王夫  
人合璧其中 正德間爲盜詹檢尸所發寶玉  
盜盡出其屍鬚髯如戟史氏裔孫爲蓋藏之嗚  
呼東園梓踞黃腸題湊之屬乃不能自衛殘骸  
安用銅南山石爲哉與孺穀把臂爲歌去入大  
慈寺門外亦有石塔七大過補陀而圯其一塔  
下萬工池史氏所鑿寺爲史功德院賜田踰萬

畝今爲豪家奪去尚存什之三從僧家竹厨然  
松薪燎衣盡乾乃出坐方丈僧不貧能炙鵝飯  
客皆田所入也宋殿悉燬新建者茅茨無足觀  
飯後出讀史王墓碑文撰丹書皆出理宗睿製  
今破碎不可收拾僧言少年及見詹氏發墓時  
知碑下有金丸并掘之碑仆如雷林谷皆鳴是  
夕宿僧顯房山深虎多門早閉大雨達旦僧俗  
不能持課鐘磬爲之無聲余及諸君對窓裏青  
山自相慰藉而已初五日雨庸之邀過其墅道  
上鳴澗比來時十益其五客不能行者借僧家



馬騎去余復持蓋取故道入舟行數曲得叅軍  
聖命僮子摘雨中楊梅出酒飲客讀孟浩然詩  
自謂風流不減舟還出梅梁堰雨益作客皆倦  
臥篷底順流及郭猶未暮艤舟李山人庄登陸  
邂逅屠田叔田叔父中丞公嘗開府吳中爲尊  
官而田叔蕭然如寒士不問不知其爲中丞子  
庸之君房平叔皆別去余與建初孺穀入城孺  
穀憊甚過寺門不能入竟去寺僧手刺三言方  
別駕周中丞余太史來顧皆不值初六日方余  
兩君招燕並固辭司馬公遺詩來邀遊武陵庄

余先訪司馬辭武陵之招繼訪中丞太史太史  
方過余寺中中丞亦不遇又訪方君問何爲見  
知云自李舍人所顧余惓惓有傾蓋之誼方嶺  
南人相國文襄公仲子以敘自乞外補翩翩有  
鳳毛知余行急不能留命所乘木蘭爲送約八  
月過吳當來下榻歸寺趣裝屠田叔見過庸之  
君房來問行色寺僧慙公治酒送別留共坐良  
久乃散與孺穀偕訪田叔門庭蕭寂似其爲人  
張君孺爲余送別將赴其招歸寺欲少休周屠  
二中丞皆來訪送客出門便與建初過君孺家



聞縣鼓十刻始別方君送舟至又送酒來寺中  
不能復飲觴寺僧及賞僮子皆沾醉是夜大雨  
雷電初七日雨行李早發君房孺毅兄弟皆來  
送孺毅諸君載酒要建初先出西門余買輿訪  
屠中丞中丞出鎮時余爲諸生去今十二載髣  
中絲不爲添爲余設賓禮遜謝不敢當而中丞  
意殊歉歉故盛德人也出過周中丞留飲贈詩  
乃別入舟雨暴甚諸君待良久冒雨解維二十  
里送至壩上爲別衆皆黯然自厓而返建初以  
同行獨留青衫盡濕余甚爲之凄其晚宿壩上

夜半乘潮過丈亭初八日雨姚江增濶數尺江  
上山半入雲中如白幘綦巾下羃綠髻處處流  
泉並出水銀匹練空中亂垂比來日風景益奇  
夜泊姚江驛石楔如林兩城夾河舊城縣治新  
城李相公所居初九日大雨姚江驛發舟龍泉  
嵐氣盡在雉堞之上望孫忠烈祠拱立而過江  
橋湍水盤渦千尺爲機度綆始得進舟師顏色  
如土夜過中壩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積聲怒激  
若干雷殷作石樞爲水衝落壩人烈炬築杙數  
十裝輓轆易以新組又益添舟人邪許沸地夜

分乃上信矣如升天也初十日雨晴舟中作書  
及留別詩謝明州諸君爲詩酌方別駕詩成達  
曹娥驛渡江甚平往來不一遭其鐵面幸矣幸  
矣過曹娥遣方君舟人還買舟過陶家堰蒼龍  
挂南海中白日雷電甚靈恠舟中人皆倚柁而  
觀久之始滅暮抵紹興郡溪清木茂山水名都  
石壁插江二三里如翡翠舟行手捫綠蘿而過  
月下過蓬萊驛篙師夜行十一日早達蕭山雨  
復作到西興小晴萬壑齊赴江流頓高買大舟  
渡錢唐江海門在煙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

市問價甚賤欲就顧丈衙齋飽食以病作還舟  
中夜有微月十二日艤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  
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玄超尚未至雨復大  
作晚出關門十三日晴泊崇德十四日泊平望  
十五日午還家是行也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  
月旣望甲戌爲日三十有自始蘇閭門迄寧  
波東錢湖爲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野二吳越  
郡五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邑十六長洲吳  
吳江嘉  
興秀水崇德桐鄉錢唐仁如蕭山山陰上虞會稽  
餘姚慈谿鄞江六吳江錢塘曹娥姚江慈谿江



甬江湖四 西湖關湖月湖東湖 谿一 剡閘一 三

清關一 礮一 北新雲龍 壩五 德勝中壩下壩大

新小新堰三 陶家莫枝梅梁 名山登者十 寶石

孤山南屏吳山關峯大寶茂嶼琴山霞嶼大慈

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刹遺祠洞

天名蹟古人墓隧過而題者十四 垂虹大佛岳

墓林和靖墓昭慶藕花居淨慈蘇堤紫陽菴寶

雲賀監祠補陀洞天大慈史丞相墓 廿過而無

題者不可數所遇賢士大夫名流淨侶之屬廿

有二 王七州伯仲 海豐黃秀才吳山人李舍

。 密地志  
世三元

藏書人具  
南音 捐贈





